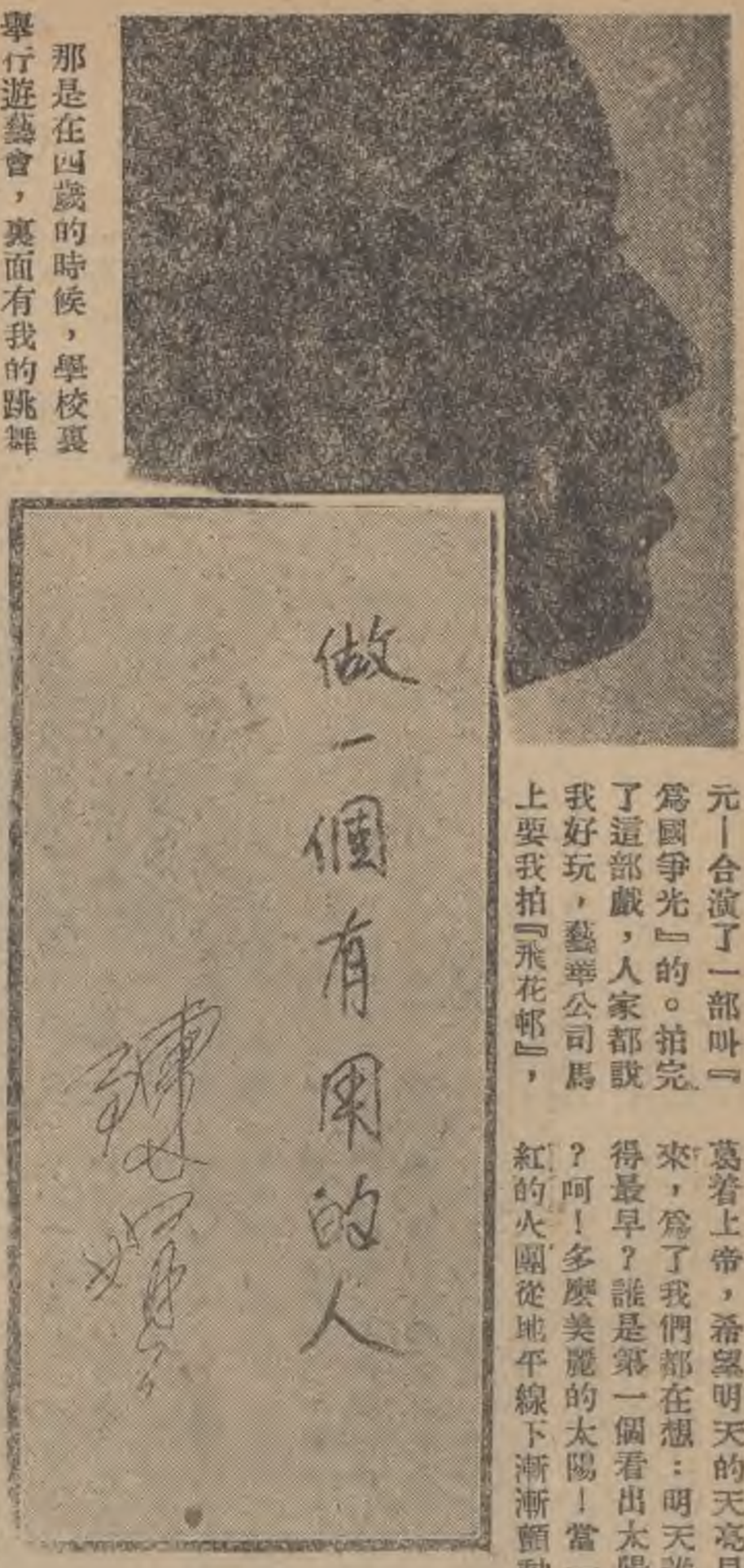

那是在四歲的時候，學校裏舉行遊藝會，裏面有我的跳舞節目。跳的什麼舞，現在我已經忘記得乾乾淨淨了，反正總是那些小孩子跳的飛飛舞。遊藝會開過以後，忽然有一位叫王槐生先生的，他找到我們家裏來對婆婆說，我有演戲的天才，叫我去拍電影。婆婆雖然是過去時代的女子，但是她的思想並不像一般老年人那樣地頑固陳舊，聽了這位王先生的話，她非常高興；雖說對於藝術沒有什麼認識，可是她喜歡新奇的藝術，尤其是電影，她是寄予很高期望的。她更希望有一個在藝術上有所成就的孫女兒。爲了我是她唯一的孫女兒——二歲時死去了父親，母親要在外面做事，沒有時間來照顧我，我是在婆婆懷抱裏長大的。她痛惜我，喜歡我，她也喜歡電影，所以她叫我去試試看。這試試看便是我第一步走進電影圈的「入學證」。

翌年，我五歲了，正式「試試看」拍戲。第一家公司是濟南公司，和王引先生——那時他的藝名是王春元——合演了一部叫『爲國爭光』的。拍完了這部戲，人家都說我好玩，藝華公司馬上要我拍『飛花蝶』，與高占非，胡萍合演的。接着又拍了蔡楚生導演的『新女性』，後來又在明星公司拍『女兒經』。『逃亡』拍完便到聯華拍蔡楚生導演的『迷途的羔羊』——這部戲比以前所演的吃重得多。連下去拍的是朱石麟的『慈母曲』，吳永剛的『淚淘沙』，史東山的『人之初』——講到拍『壯志凌雲』，使我回想到過去拍戲工作是多麼地快樂呀！牠給我的回味仍是那麼地濃厚！記得『壯志凌雲』的外景，我們是到鄭州去拍的，我們住在沙灘邊的農人家裏，那時拍戲沒有像現在這樣緊張，從沒有拍通宵的事情，要是今天天氣不十分明朗，要是不爲了拍戲，在那時候，我早去的遊玩着。我最喜歡的就是檢貝殼與小石子，大人們也都幫我忙，沙灘邊唯一的美麗東西，差不多給我都檢完了。逢到天氣好的時候更容易的事了呢。而我拍戲的架子更大，汽車不來接我，我是不去拍戲的。婆婆爲了我人小，也不放心我坐旁的車子，於是就依着我的性子，非汽車來接不可。不管什麼地方，什麼時候，祇要汽車來，我們才去，不然的話，我們都不去。

這以後，我便和新華訂了長合同（以前我從來沒有訂過長合同），是楊小仲先生介紹的。在新華拍了『小孤女』，『瀟湘夜雨』之後，便是八一三打仗了。打仗！婆婆母親，她們是多麼地焦急！老的老，小的小，逃到那裏去才好？祇能看人家逃往那裏，我們也逃到那裏了。那時候到香港的人非常多，於是我們也就逃到香港去了。這一走，我竟走到了許許多多從未到過的陌生地方，我們先到香港，又到廣州，以後又到了安南，泰國，新加坡等地，最後又回到了香港。一路上，有許多從上海去的劇團在那裏演戲，他們也叫我去演了一個時期。還有當地的學校開遊藝會，他們也常叫我去客串。那時，我們的生活雖然也有快樂的時候，不過辛苦的要佔大多數。本來，一個年老的人帶一個小孩子，路上是很不方便的，想起了這件事，我還想說：「這一次的旅行實在太辛苦了。」但是婆婆總說：「年青人吃一點苦算不了什麼，年青人說出「辛苦」兩字，這是他的恥辱！」婆婆對我那麼一說，我覺得自己太懦弱了。我眞感謝我的婆婆！我是什麼都不懂的，都是她在指導着我。祇要跟着婆婆，天涯海角，我什麼地方都願意去！回到香港之後，我們遇見寄父張善琨先生，他對婆婆說：「不要再到旁的地方去了，還是回上海吧，娟娟有戲就拍戲，沒有戲拍，就到學校裏去唸書。」婆婆聽他那麼說，覺得也不錯，我是應該唸書了，要是不爲了拍戲，在那時候，我早該小學畢業了。可是，回到上海後，我仍舊不能讀書，又在新華拍了『杜十娘』，『江南小俠』，『重見光明』，『白雪公主』；中聯成立後，拍了『博愛』，『四姊妹』，

（與阮玲玉在「新女性」中）

（廿五年拍「迷途的羔羊」時）

和『秋之歌』；華影成立，我還沒有拍過戲，直到最近我才演『霍元甲』。從第一部戲拍到現在，總計也快近二十部了，現在我的成績是幾分？恐怕不及格罷？我知道這是我年齡太小的緣故，許多人情世故我不懂得，所以像『秋之歌』這部戲，我是始終演不好的。過去我是太小了，有很多事情我已經忘了，問了婆婆我才可以模糊想起來。

有許多人問我：「爲什麼你出去，總有婆婆跟着，而你出去爲什麼也非和婆婆在一起不可？」是的，我知道一定有許多人會奇怪，現在我把婆婆時常告訴我的話告訴大家吧！：「並不是我不給你一個人出去，實在外面壞人太多了。現在你還太小，對於複雜的社會情形，你根本就不知道，要知道在什麼地方都會有陷井罹着，祇要你稍不留神，你就會跌入這個無底深淵去呢。假如說，現在我要叫你在人海茫茫的陌生社會中去應付一個即使不是壞人的陌生人，你應付得了嗎？不會應付的吧！平常你看見幾個和你年齡差不多的小影迷，已經沒有辦法周旋他們了呢。我要你對於人世的看法漸漸有了認識，才可以放心讓你一個人出去。本來，一個女子應該要有社會上的精神，而我年紀也決不能跟你一輩子，我愛你我要好好地照顧你。我不希到一點所謂時下出風頭的壞，切記：不能含糊自已的事情！」我爲什麼出進一定要和婆婆在一起，現在大家總很明白了罷！婆婆告訴我的話，我是確切信賴的，我對於她祇有感激。

（數年前和他的婆婆合攝）

除了拍戲以外，婆婆還要督促我在家裏的功課，雖說有家庭教師教我，但家庭教師走了後，在家中的決不能幫助你自己的事業。我雖是過去時代的人，但是這社會上的種種暗礁，我何嘗不知道？在我眼中看見的事情眞是數不勝數，我覺得不管是男孩子，是女孩子，我都要使他們好好地成爲一個完整的人，不論他幹些什麼工作，做些什麼事情。一切的一切對於社會都得要有益，千萬不能做社會的寄生蟲和害羣之馬。你一個人的墮落，就要影響社會的不幸，社會的不幸也就是國家的大不幸！這是千眞萬確的事情，別以爲自己是個女孩子就覺得可以對自己的事情馬虎，不可能的！就是現在，我頭髮已經花白了，我還是不能放鬆自己的工作，我還要學，俗語說：「學到老，學不了。」我看見世界上的一切的好得多，我覺得這話非常對。先生有的時候爲了我拍戲常常跑空，這也是非常麻煩的事情。婆婆不喜歡我染上壞習氣，我也最恨壞習氣，不拍戲我是很少出去的，每天的功課做完，我最愛做的就是縫衣服，打絨線，婆婆說這是我們女子應當會的事情。是的，我知道，現在我會做單旗袍，襯衫，絨綫外套了，我可以用不着別人幫助我，即使做得不像樣，或者領子歪一點，我穿在身上，還是比從裁縫那裏拿回來的舒服，我是多麼快樂！我也可以不求人了呢！

近影林夫然攝

最後，我希望我的演技和我的針線一樣地同時進步！日後，要是我能成爲一個有用的人，這些功勞都應歸給我婆婆的！

筆責：靜流